

【美】欧·海明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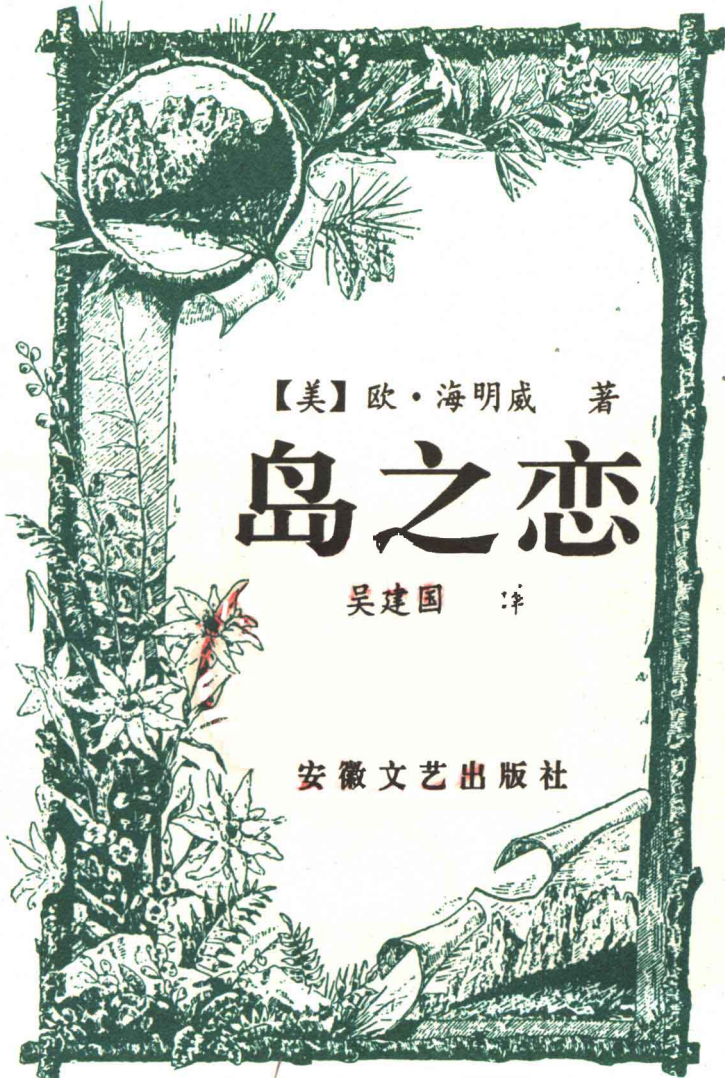
岛之恋

吴建国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171.2.45
14030



【美】欧·海明威 著

岛之恋

吴建国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岛之恋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吴建国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 插页：2 字数：366,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

定价：6.60元

ISBN 7-5396-0232-5/1·210

目 录

第一部	别米尼	1
第二部	古 巴	245
第三部	在海上	407

第 一 部

别 米 尼

—

在港湾与大海之间有一块狭长的岬角，那幢房屋就建在岬角的最高处，虽然经受了三次飓风的猛烈袭击，它却依然坚固得象一艘海轮一样，屹立在高高的椰林之中。信风吹来，椰叶随风摇曳。在面向大海的那一边，你可以跨出家门，走下陡峭的石崖，越过白色的沙滩，进入墨西哥湾流。在风平浪静时放眼望去，湾流里的水总是呈深蓝色。一旦你进入了湾流，映入眼帘的便只有碧波粼粼的水和细如白面的沙，无论什么大鱼游来，没等它们接近海滩，你打老早就能看见它们在水下的幽影。

若在白天，这可真是一个安全而又秀丽的浴场，然而在夜间，它就不是可供游泳的场所了。鲨鱼一到夜间就迫近海滩，在湾流的边缘觅食。寂静的夜晚坐在房屋门廊的前端，你可以听到被鲨鱼追逐的猎物掀起的哗哗水声，只要走下海滩，便能看见它们在水里翻腾的波涛。天一擦黑，鲨鱼便肆

行无忌，其它鱼类都畏而避之。然而在白天，它们都离得远远的，呆在不展白晰的沙滩之外，如果它们真的游来，你打老远就能看见它们凶悍的幽影。

一位名叫托马斯·哈德森的杰出画家就在这幢房子里生活，在这幢房子里创作，在这座海岛上度过一年中的大部分光阴。对于在这些地带生活了很久的人来说，季节的变换交替和任何别的地区一样至关重要。托马斯·哈德森热爱这座海岛，他不愿错过这儿一年四季中的任何一个季节。

有时候八月的风吹不到这儿，有时候六七月的信风也不来光顾，夏天就变得十分炎热。飓风说不定在九月、十月，甚至在十一月初会突然卷来，从六月份起，反复无常的热带风暴随时都可以不期而至。但是如果不起风暴，真正的飓风季节里也会出现很好的天气。

托马斯·哈德森对热带风暴苦心研究过多年，会观察天象，能判断空中即将来临的热带大气扰动，比晴雨表的预测还要早得多。他知道怎样测定风暴的位置，知道如何采取防范措施。他也知道与岛上的居民共同度过飓风季节的意义，知道飓风已使得岛上大难不死的人们紧密地结成了一体。他还知道飓风凶恶惨烈的程度，谁都无法安然无恙地逃脱它。尽管这样，他总是想，倘若如此残酷的灾难果真降临的话，他倒很想和它斗一斗，与这幢房屋共存亡。

这幢房子的外观颇象一艘海轮。它坚实地矗立在这座岛上，虽然经受了无数风风雨雨的袭击，却依然巍然屹立着，仿佛是海岛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你可以站在每一扇窗户前眺望大海。室内通风甚好，空气对流，即使在最炎热的夜里，你也能凉爽舒适地睡一个好觉。夏季，房子漆成了能给人以

凉爽感觉的白色，在墨西哥湾流里，你打老远就能看见它。除了大片种植已久的高大的火鸡树林外，这幢房子便是岛上最高的建筑了。当你在海上遥望这座小岛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些高大挺拔的火鸡树。看到海岸线上黑沉沉模糊不清的火鸡树林之后不久，你就可以看到房屋白色的轮廓了。再驶近些，你就能看到小岛的全貌，看到枝繁叶茂的椰树林、各式各样的镶着护墙板的房屋、白色的海滩，以及伸向小岛另一端的郁郁葱葱的南岛。进岛以来，托马斯·哈德森从未细细观赏过这幢房屋，然而只消看上一眼，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总是把这幢房子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她”，如同他把海轮看作是“她”一样。冬天，当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时，屋里却温暖舒适，因为全岛只有这幢房子有壁炉。炉子很大，也很好烧，托马斯·哈德森烧的是拣来的浮木。

他在房子的南墙边堆了一大垛浮木。木垛被太阳晒得发了白，被海风吹得一尘不染，他喜欢这些各不相同的木块，真舍不得把它们烧掉。但是一场风暴过后，海滩上总会漂来许多浮木，他发现烧掉那些他所喜欢的木块反而是一种乐趣。他知道大海还会梳理出更多的木块。在寒冷的冬夜里，他常常坐在火炉前的大椅子上，就着安放在笨重的木板桌上的台灯看书，偶尔抬头听一听屋外西北大风的呼号和海边惊涛骇浪的拍击，侧眼看一看炉内熊熊燃烧的白色浮木。

有时候，他关上灯，躺在地毯上，注视着木块在燃烧时由于海盐和泥沙的作用在边缘显现出的缤纷的色彩。他眼睁睁地望着燃烧着的木块，盯着在木块上跳动的火苗，既感到哀伤，又觉得欣慰。燃烧着的木块就这样撩拨着他的情感。他对烧掉的每一块木块都怀有某种他也说不清的感慨。他觉

得或许是烧错了，他很喜欢这些木块，但是真的烧了他也不感到内疚。

他躺在地上，感觉到自己已经避开了大风。然而大风正结结实实地抽打着房屋低矮的墙根，鞭笞着岛上最矮的草丛，肆虐于海草和牛蒡草的根，灌进了海滩的深处。他能感觉到巨浪的轰鸣，记得远在孩提时代，他曾匍匐在炮阵附近，感受过重炮轰击时大地的颤动，那种感觉和这时一样。

在冬天和所有其它月份里，壁炉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他动情地望着它，揣想着冬天再次来临时的情景。冬天是这座海岛四季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全年的其余时间里，他都在盼望冬天的来临。

二

那年，在寒冬早去、暮春将逝之际，托马斯·哈德森的孩子要来这座海岛度假。根据安排，三个孩子先在纽约会合，然后一起乘火车南下，再换乘飞机从本土飞来。那位有两个孩的母亲照例给他提出了一些难题，她计划好要去欧洲旅行，当然，她做计划是从不和孩子的父亲商量的，她要孩子们和她在一起消夏。他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圣诞节，当然那也是圣诞节以后的事，圣诞节还得和她在一起过。

托马斯·哈德森已经悉熟了这样的安排方式，最后照例是妥协。两个小儿子将要来岛上探望父亲，在父亲身边过五个礼拜，然后再从纽约购买学生等级的舱位，乘法国班轮去巴黎和母亲团聚，她要在巴黎购置几件必不可少的衣物。旅途中，他们由长兄小汤姆负责照拂。到达法国后，小汤姆

就去找他自己的母亲，她正在法国南拍一部影片。

小汤姆的母亲没有要求儿子留下，她大概很乐意让他留在海岛上，和父亲呆在一起。但是她也很想见到他，这是一种公平的让步，带有另外两个孩子的母亲所具有的那种决定一下就毫不更改的性格。她是一个惹人喜爱、婀娜妩媚的女子，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未更改过一个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她的那些计划全都是悄悄地制定出来的，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而且她都能不折扣地付诸于实施。做一个让步也许还行，但是要让她从根本上改变一个计划，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哪怕这个计划是在一个不眠之夜形成的，或是在某个极不愉快的早晨产生的，或是某个晚上酒后的戏言。

计划归计划，做出的决定才是真正的决定。了解了这一切，再加上在处理离婚问题上所受到的教训，托马斯·哈德森对这个已经作出的让步、对孩子们即将来岛消度五个礼拜的假期而感到高兴。他想，如果我们所能获得的就是这五个礼拜，那这五个礼拜也就是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了。能和你深深爱着、并希望能永远生活在一起的人在一起过上五个礼拜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五个礼拜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呵！可是我为什么要迈出这离婚的第一步、离开小汤姆的母亲呢？你最好还是别想这个问题，他暗暗告诫自己，这是一桩以不考虑为好的事情。你和另一个妻子所生的这两个孩子也都很可爱。挺奇怪也挺复杂呢，孩子们从她身上汲取了多少可贵的品质，这你是知道的。她也是一位贤淑的女子，你也不应该离开她。接着，他又暗暗反驳自己：不！我只能这样做。

但是，他并不为此类问题而大伤脑筋，他早已停止了烦恼，并以竭尽全力的工作来驱除内心的负疚感。他眼下所关

心的只是孩子们。他们就要到了，应该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度过这个夏天。然后，他便要返回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他早已能用创作来取代一切了，只有孩子和他在岛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稳定、正常的创作生活是任何东西也无法取代的，他相信。他已在岛上建立了某种能长期保持下去并能强烈地吸引住他的东西。孤寂难耐、想往巴黎时，他便回忆巴黎，而不亲身前往。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来缅想整个欧洲、亚洲的大部和非洲。

他想起了雷诺瓦^①曾对他说过的话，人们告诉他，高更^②为了创作，已动身去了塔希提岛^③。“在巴提诺画得相当出色的他，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钱，去那么远的地方搞创作呢？”*quand on peint si bien aux Batignolles*，^④用这句法文表达，意思恐怕要更加确切些。托马斯·哈德森把这座海岛看成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quartier*^⑤，他在岛上生活，熟悉岛上的居民，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当年在巴黎没什么两样，那时候，小汤姆还是个小娃娃呢。

当秋季来临时，他偶尔也离岛去古巴钓鱼，或去山中狩猎。他在蒙大拿租了一个牧场，因为夏秋两季那儿的景色最美，然而秋天一到，孩子们就得去上学了。

他有时还得更去纽约走走，去看看代他出售画的商人。可是那位书商现在来这儿的次数要更多一些，来看望他，顺便把他的油画捎回北方。作为一名画家，他已成功地奠定了

① 雷诺瓦(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② 高更(1848—1903)，法国著名画家。

③ 塔希提岛，南太平洋中一岛屿名。

④ 法文，意为“他在巴提诺画得挺好。”

⑤ 法文，意为“一个组成部分。”

自己的名声，并已受到本国人和欧洲人的瞩目。他从祖父出租田产的契约上获得了一笔开发石油的固定收入。那块地原来是牧场，卖出之后，开发矿山的权利保留了下来。这笔收入的一半用于生活费，经济上的平衡确保了的事业，所以，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必承受那种商业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他可以想在哪儿生活就在哪儿生活，愿去哪儿旅行就去哪儿旅行。

虽然他确实从不关心成功与否，但他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很成功，唯独在婚姻问题上不太顺利。他所关心的只是他的绘画事业和孩子们。他仍然深深眷恋着他曾经爱过的第一个女子。打那以后，他爱过许多女人，有时候还会有某个姑娘来岛上小住几天。他需要见到女人，她们在短时期内是很受欢迎的。他喜欢让她们留在岛上，有时还留她们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当她们飘然离去时，甚至在他还很喜欢她们的时候离开他时，他总是感到很高兴。他努力培养自己不再和女人争争吵吵，他学会了如何躲避结婚。这两件事几乎和定下心来安安稳稳地搞创作一样难学。但是他学会了，并希望永久地记在心中。他早已掌握了绘画艺术，并且确信每年都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要学会如何定下心来、如何有条不紊地搞绘画却很难，因为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是毫无约束的。虽然他从没有真的不负责任，但他放荡不羁、自私自利、冷酷无情。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有許多姑娘告诉过他，而且他自己也终于看清了这一点。他已下定了决心，只对绘画自私，只对事业无情，他要管束自己，要循规蹈矩。

他要自己强制的纪律限度内生活，勤奋工作。今天他

很高兴，因为孩子们就要到了。

“汤姆先生，你不想来点什么吗？”家仆约瑟夫问道，“今天不干活了，是吗？”

约瑟夫个头很高，面孔又长又黑，生得大手大脚，穿着白色的夹克衫和裤子，光着脚丫。

“谢谢你，约瑟夫，我什么也不想要。”

“少喝点儿加水的杜松子酒吧？”

“不。我想下去，在鲍比先生的酒店里喝一杯。”

“就在这里喝吧，价钱还便宜些呢。我刚才路过鲍比先生的酒吧时，看到他正在发脾气，说许多饮料都给搞乱了。有一个刚下游艇的人要他给来一杯叫什么‘白女士’的鸡尾酒，他却给他送去了一瓶美国矿泉水，瓶子上还画着一个穿着象蚊帐一样的白衣，坐在泉水旁的女子呢。”

“我想还是去他那儿喝好些。”

“我先给你斟一杯吧。领港船给你捎来了几封信。你可以一边看信，一边喝酒，然后再去鲍比先生的酒吧。”

“好吧。”

“太好了，”约瑟夫说，“因为我早就给你斟好了。汤姆先生，那几封信看上去似乎不太重要。”

“信在哪儿？”

“在厨房里。我马上给你拿来。有两封是女人的字迹，一封是纽约来的，一封是棕榈滩来的，字迹很秀气。一封是那个替你在纽约卖画儿的先生写来的。还有两封我认不出来。”

“你愿意帮我写回信吗？”

“如果你要我写，我当然愿意，我念过书，花过不少钱

呢。”

“快去把信拿来吧。”

“是，先生，汤姆先生。还有一份报纸。”

“留着吃早饭的时候看吧，约瑟夫。”

托马斯·哈德森坐下来，一边看信，一边啜着凉爽可口的饮料。有一封信他看了两遍，然后把所有的信都塞进了抽屉。

“约瑟夫，”他喊道，“你把孩子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先生，汤姆先生。我还多准备了两箱可口的饮料呢。小汤姆一定长得比我壮实了，是吗？”

“还没有呢。”

“他现在能打得过我了吗？”

“我想还打不过你吧。”

“我们私下里不知较量过多少回呢”，约瑟夫说，“当然，称呼他先生也挺有意思的。小汤姆先生，大卫先生，安德鲁先生。最调皮捣蛋的就数安蒂^①了。”

“他一出世就很调皮”，托马斯·哈德森说。

“那家伙，他当然越来越调皮了”，约瑟夫羡慕地说。

“今年夏天你给他们做一个好榜样吧。”

“汤姆先生，今天夏天你就别指望我给那些小伙子做什么好榜样喽。也许三四年前还马马虎虎，那时候我很天真，不大懂事。我嘛，我要向小汤姆学习，照他的样子干。他一直在收费昂贵的学校里念书，举止优雅，花钱也阔气。我虽

^① 安蒂，安德鲁的昵称。

然生得没有他那么俊俏，但是我可以学他的风度，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又那么彬彬有礼。我也要象大卫那样精明能干。我还要学会安蒂的那种俏皮伶俐。”

“你可不能在这儿调皮捣蛋呵。”

“不会的，汤姆先生。你误解我的意思了。那种调皮可不是用在家里的。我要把它用在自己的业余生活里。”

“让他们来这儿玩玩是一件大好事，你说的是吗？”

“汤姆先生，自从他们放了那场火以来，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胜过上一回。你问我好不好，是吗？是的，先生，很好。”

“我们得多准备一些让他们干起来觉得有趣的事情。”

“不，汤姆先生”，约瑟夫说，“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消除他们对某些事情的害怕心理。艾迪会帮助我们的，他比我更了解他们。我是他们的好朋友，难就难在这儿。”

“艾迪好吗？”

“他稍稍提前了一步，一直在为庆祝女王的生日喝酒。现在正处在酒兴最浓的状态。”

“我最好还是去鲍比先生那儿吧。他的情绪仍然很坏。”

“汤姆先生，他还问起过你呢。如果世上真有什么绅士的话，那鲍比先生就是一位绅士。有时候从游艇上下来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真叫他受不了。我走的时候，他相当不快活。”

“你去那儿干什么呢？”

“我是去拿可口可乐的，顺便在那儿玩了几盘台球。”

“手气怎么样？”

“糟透了。”

“我马上就下去，”托马斯·哈德森说，“想先洗个澡，换换衣服。”

“衣服都给你拿好了，放在床上，”约瑟夫对他说，“还要再来一杯加汽水的杜松子酒吗？”

“不要了，谢谢。”

“罗杰先生在船上。”

“好。我马上去找他。”

“他也打算在这儿住些日子吗？”

“也许吧。”

“不管怎么样，我总得给他收拾一张床呀。”

“好吧。”

三

托马斯·哈德森洗了个淋浴，在头上抹了些肥皂，然后在喷水很猛、刺得皮肤发麻的淋蓬头下冲洗干净。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汉，光着身子比穿着衣服更显得强悍。他皮肤被晒得黧黑，头发已失去了光泽，还掺杂着斑斑银丝。体重倒是绝对正常，一百九十二磅。

他想，我本来应该先去游泳，然后再回来洗澡，但是早晨在提笔作画之前我已经游了很长时间，现在累了。孩子们来了之后，下海游泳的机会多着呢，况且罗杰也呆在这儿。真是太好了！

他套上干净的短裤，穿了一件巴士克式^①旧衬衫，蹬上

^① 巴士克，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西部一地区。巴士克式衬衫即巴士克人常穿的一种紧身衫。

鹿皮鞋，然后迈出门，走下陡坡，踱出栅栏门，踏上了阳光耀眼的公路。路上的珊瑚石被太阳晒得白花花的。

公路旁有几间护墙板未加油漆的棚屋，一个昂首挺胸、步态高傲的老黑人从一间门前栽着两棵椰树的棚屋里闪出身来。他上穿一件黑色羊驼呢外套，下着一条紧绷绷的深色裤子。老黑人上了公路，走在他的前面，在他转身的当儿，托马斯·哈德森看见了他那张漂亮的黑脸膛。

棚屋后传出了一个儿童的歌声，用的是一首古老的英国曲调，唱得很俏皮：

艾德华大叔来自拿梭^①
在这儿走乡串户卖糖果
我买了几粒，他买了几颗
糖果的味道真糟糕

.....

艾德华大叔转过脸来，在午后的骄阳下，那脸上的表情既哀伤，又带有愠怒。

“我认识你，”他说，“虽然我看不见你，可我知道你是谁。我要去警察那儿告你。”

那孩子继续唱着，声音更加清亮欢快：

哦，艾德华，

哦，艾德华，

粗卤、顽固、难对付的大叔艾德华，
你的糖果都烂啦。

^① 拿梭，巴哈马首都。

“警察听见了没你的好哟，”艾德华大叔说，“警察马上就要来抓你喽。”

“艾德华大叔，今天有烂糖果卖吗？”孩子的喊声传了过来。他机灵地躲在屋后，不肯露面。

“人类受到迫害了，”艾德华大叔一边走一边大声喊道，“人类尊严的外套被扯下来了，被撕成碎片喽。啊！仁慈的上帝！宽恕他们的无知吧！”

前方就是莱昂岭，更加响亮浑厚的歌声从岭上酒吧里飘了出来。一个黑人小伙子在珊瑚公路上匆匆赶来，悄悄地走在他的身边。

“汤姆先生，那儿在打架，”他说，“大概出事了。一个刚下游艇的先生正在朝窗外损东西呢。”

“路易斯，他在损什么东西？”

“什么都损，汤姆先生。他捞到什么就损什么。那女的想上来劝阻他，他说他要连她也一块儿损出去。”

“那位先生是哪儿来的？”

“那家伙块头很大，象是从北方来的。他夸口说他能够买下、卖出这座海岛呢。如果他老象这样摔摔打打，我估计他买的可能都是些非常便宜的货。”

“警察采取行动干预他了吗？路易斯！”

“还没呢，汤姆先生。直到现在，还没人去叫警察呢。但是大家都认为，警察这下可有事情做了。”

“你和他们处得不错吧，路易斯？我想弄点鱼饵，明天去钓鱼。”

“没问题，先生。你的鱼饵包在我身上了。别担心搞不到，我和他们一直处得很好。今天早晨他们还要我带他们去